

艮齋文稿

二

有
1030

艮齋文稿卷之 目次

禦戎策上

禦戎策下

葛城服部翁墓銘

大林君墓碑

故伯耆守三淵伴山君碑陰記

陸奥國安積郡郡山村八幡祠碑

經石塚碑

忠臣滋野某傳

今泉先生傳



艮齋文稿卷之 目次

禦戎策上

禦戎策下

葛城服部翁墓碣銘

大林君墓碑

故伯耆守三淵斧山君碑陰記

陸奧國安積郡郡山村八幡祠碑

經石塚碑

忠臣滋野其傳

今泉先生傳



○樂說贈浮圖鍊祐師

○克念齋說

○鷹說

○答園田先生書

○筠礪公子趨庭語錄跋

○霧嶋紀行跋

○書井戶敬甫時文後

○紫石硯銘并序

○祭石川丈山翁文

○再祭大山翁文



○泰伯三讓考

○槃山漫筆叙

○新菜梅花百詠序

○遊墨田川記

○遊瀧野川記

○書晃山登拜五幸記後

○題蘭人圖

○卧龍梅記

○尚志堂記

○春日雜詠序

聖賢因時立教論

良齋文稿卷之二

東奧 安積信著

禦戎策上

某每讀詩書至禹貢韓奕未嘗不歎先王制禦戎狄之精且嚴也。禹之平水土定九州既封建諸侯使之內藩王室外禦戎狄而又設綏服益嚴武衛故外夷不敢侵陵而中國晏然以治。周室寢微戎狄交侵憑陵中國至宣王克修祖業命將起師以征伐之又遣韓侯奄受北國征不庭方故終其世不罹外患。繇此觀之先王之制禦戎狄其要在任諸侯也。秦漢已來。

封建之制廢。天下爲一人之私。其當邊境之任者。皆朝廷官吏。其守塞乘障者。皆繇役謫戍之民。無事則遊手坐食。糜費衣糧。有事則爲竄獸奔。莫肯挺身赴敵者。戎狄之勢。一世甚一世。而神州終爲疆表之區。何哉。離墳墓。辭井閭。寄命鋒鏑。以望不測之虜。豈但士卒不樂。亦官長所不樂也。且官長遠守邊徼。更番相代。視官舍如置驛。視士民如土苴。怯懦畏敵。專擅威福。是士民之所憤怨。而不服也。夫以怯懦畏敵之將。驅憤怨不服之民。而戰之湯火矢石之間。一敗塗地。無疑也。幸有良將賢臣若衛霍者。亦馳騁萬里。暴

二胡。謂魯西。並請。利。厄。

東陸之變。謂魯西。並請。利。厄。

露沙磧。其所獲不償其所失。中國日就衰頹。而我狄強獷益甚。是無他以封建之制廢。而邊徼之備不嚴也。我邦封建之制。其求尚矣。諸侯各守其國。內藩王室。外捍戎狄。法度森肅。號令嚴整。固已超軼乎漢唐而遡於三代之隆。海外諸國。靡不望風而敬畏焉。惟近世南北二胡。憤互市不行。始有窺伺之志。然鯨波万里。境壤不相接。非若彼鏃騎長驅而進。固易禦耳。但昇平日久。上下恬嬉。不以兵革軫意。故有一邊警。上下洶々。若有大寇壓境者。往年東陸之變。連州騷然。諸侯出兵赴敵。闔國之民。困於輓輸。而其實不過

求

胡虜二百餘人掠彈丸小島亦足見昇平士氣之不
振矣。前此朝廷徙松前侯始置鎮臺治之府兵寡
弱不足禦外寇因令諸侯出兵諸侯即時勒兵上道
然道途各數百里及其至則胡虜去已旬餘矣由是
觀之東陲禦戎之道固莫若任諸侯夫諸侯之有國
非若官長之在治所也臣民之敬藩侯非若吏卒之
視官長也上下相安而無遠征離此之悲將卒相親
而無潰叛蕩折之憂故有外寇必併心壹力相爭赴
敵雖冒矢石蹈湯火不敢顧尚奚區區醜虜之足憂
哉前年朝廷下霈澤之恩復封松前爲諸侯朝野

相慶某以此知無復東顧之憂也惟南海之濱胡虜
連年來窺其包藏禍心以乘我之釁未可測而國家
仍以鎮臺治之某竊疑之夫南海距輦轂甚近諸州
漕舶之所輻湊一旦不守關左震盪非彼松前侯在
數千里外者比也近年朝廷命三諸侯置戍兵焉誠
爲長策然非諸侯親居其地特遣將吏數百人守海
徼耳故每一蠻船即勒兵督士奔驚於數十里外朝
廷亦分遣官吏頗爲煩擾萬一有邊陲不測之急吾
恐鞭之長不及馬腹也且方今諸侯率乏財用雖平
居無事時猶且惴々焉恐國用之不給況使之出兵

分士奔驚於海徼其費不知幾鉅萬也。又况蠻船之來未必至戰鬪而徒勞數千百之師哉。故南海禦戎之道亦莫若任諸侯。夫任諸侯之法居其地專其制凡四夷蠻船商舶之往來漂泊自國家大體所關不敢悉累朝廷。若有外寇以其兵拒之不敢許輕乞援兵則朝廷無發遣之煩諸侯無赴援之勞而海徼之備益加嚴此夏禹周宣所以制禦戎狄之遺意庶亦朝廷百世之長計也。若夫經綸區畫之精詳則在古君古相之所行耳。

禦戎策下

夫禦戎狄之要在乎任諸侯而守邊境之要在乎察敵情。苟敵情之不察而騷然驚動師衆耗竭國用或從貪恠無厭之求啓輕侮驕橫之心雖能任諸侯亦將有不測之憂矣。請備論之。往年南北二虜掠東陲擾西徼又屢窺南海其氣勢若可畏而其實不過千百爲輩視之匈奴契丹寇中國眇然如蚊蚋過耳固不足致大患。然朝廷恐其生意外之變乃命諸侯出百倍之衆以守邊徼其慮固已深矣。但師衆奔赴之勞道途餽運之煩其費不可勝計。若恐其由外患而生內憂也試問彼屢窺邊陲者果何人哉。豈戎狄

命

官吏銜國王之命而來請互市歟。將抱狡焉啓疆之志而襲我國歟。殺商妖賊。憤互市不行而掠邊陲歟。夫官吏銜王命而來。則其揖讓酬答。宜有禮節。辭命饋獻。宜有符章。今乃語言譎詐。蹤跡詭秘。唯貨賄資糧是求。而絕無聘問通信之禮。又無官族長吏之態。其非銜王命明矣。將抱啓疆之志而取我。則何不提精兵數萬。直襲我無備。而率區々之衆。屢窺邊陲。使我守備加嚴。計亦踈矣。況彼之與我。阻萬里波濤。加以層冰毒霧之艱。非可一翹足而到焉。乃欲以區々之衆取我。雖以彼之狂悖。恐無此理。是其非有啓疆

之志又明矣。以此推之。彼輩皆蠻夷狡商。海島妖賊。常以舟楫爲宅。以商販剽掠爲業。粗知我國形勢。便欲鈔掠邊陲。固不足致大患。而我乃騷然驚動師衆。以疲國內之民。糜不貲之財。無乃不察敵情之過乎。蓋彼往年掠東陲。擾西邊。見吾守備不嚴。始有輕侮之心。是以連年屢至南海。或稱漂流。或稱舟中資盡。來求芻糧。其餘舟中百須。悉獲之而後已。有少不如意。便不肯受用。稍有所檢問。姦詐百出。其桀黠貪恠之甚。雖一礮糜盡。亦不爲不可。然而朝廷不忍其激變生事。使邊民困於鋒鏑。乃下寬大之令。數包容

之仁。每順適其意而還之。彼益驕恣。以爲我國怯而可欺矣。曾未數年復至。至則無一物之貢獻。歸必捆載盈船。今後無止其求。使意得志滿。其至愈數。其求愈煩。不直損國體。亦且啓百蠻覬覦之心。卒必誘導強寇。以致遠憂大患。未可量也。前明閩浙之變。亦可見矣。其初不過我西陲姦民。胥聚掠海隅耳。而彼將吏狙昇平之久。恒駭不知所爲。悉棄城邑而走。賊勢猖獗益甚。齊民亦相煽爲賊。江東綿地數千里。一旦剪爲戎藪。其慘毒有不忍言者。今胡虜雖萬無此勢。亦不宜肆其驕橫而遺不測之患也。愚因竊以爲今

後有胡虜來。我先勒精兵守要害。然後譙責之曰。汝連年頻至。不壹不再。擾我邊境。求我芻糧。我愍汝匱竭。廼輸糗糧。廼遺薪芻。今乃不圖報效。復求資給。是汝貪恠不知禮義也。抑汝有何功於我。而來求之亟哉。我不復與汝矣。彼震懼縮首而去則已。一有枝梧不從命。或憤恚作亂。則我致赫然之誅。掩擊殲爛。使單甲不返。以奮揚我武威之盛。摧其驕橫覬覦之心。如此則國家百世可以無外夷之患矣。若乃憚小變而忘大患。苟一時之安而遺百世之變。循々而摩之。煦々而吹之。其禍將有不可測者。嗚呼。何憚而不爲。

之計乎哉。

○葛城服部翁墓碣銘代檀字先生

翁諱時壽字子篤。服部氏稱宗賢。葛城其號。和州高市郡越村之人。其先吳服西素。階王仁自百濟國來。遂居焉。慶長間。高祖諱時春者。能佐其宗。爲一鄉望族。曾祖諱時教。始以醫爲業。祖諱時伊。考諱時勝。此濱野氏翁生而英敏。刻意家學。旁治赭鞭之術。稍長。遊京師。從畑柳安小野蘭山諸家學。由是沈研醫籍。鑿々窺其源委。乃歸遠近徵治。戶外之屨恒滿矣。寬政壬子。高取侯賜俸十口。後擢爲侍醫。賜秩百石。

時侯爲參政。命翁來侍焉。都下列侯摺紳。相邀無虛日。後又如賜俸三口。文政己卯。侯遘疾。頗劇。翁庀湯液。昕昏侍護甚勤。遂以致愈。侯嘉獎之。加賜秩三十石。其明年正月十八日病卒。壽六十有九。卒日。清盥危坐。聚門人屬後事。訓誨諄々乃逝。門人從其治命。葬高輪如來寺先侯塋域之側。翁廉慤謙冲。尚儉素。家頗饒。然調其宗連及編氓之窮者。無靳色。又豐年多糴穀。凶歲輒賤出。一鄉咸受其澤焉。高取川驟漲。壞橋。民病之。翁捐貲。架石梁。是年大稔。人稱爲豐年橋。其仁厚濟物類如此。性愛松。每自比其清節。故少

■將白川侯。嘗書髯龍二字以賜。因又以為別號。所著有學聚方龍髯隨筆若干卷。元配吉村氏。繼室吉井氏。米田氏。生濃氏。男三人。長時亮。次時宜。為族人時進嗣。次時純。女四人。長適落合氏。次適木村氏。次為尼。季夭。翁歿後。時亮持狀來請銘。曩予母之罹疾。延翁治之。固非無傾蓋之故也。因不辭而叙之。係以銘曰。
杏壇建幟。鐵中錚々。術足以起痼。德足以庇鄉。天之所祉。既豐且榮。瀕海之邱。松檖蒼々。嗚呼。是惟龍髯翁之塋邪。

大林君墓碑

君諱親良。族大林氏。稱彌左衛門。佐渡奉行諱親用之孫。先手頭諱親中之子。幼而銳意於武技。頭角嶄然。享和紀元。西城世子遊獵高田。試童子射於演騎場。君年甫十四矣。進止詳雅。連發皆中的。世子竒賞之。賜繪畫及鷗羽。文化三年起家。西城番士。別受秩二百苞。六年兼攝進物番。七年。世子遊獵小松川。命君射水鳥。一箭貫之。賜時衣三。文政六年除一橋邸物頭。未幾遷儀同太公用人。見習此職。實王父親用君所歆歷。而君復居之。將以益致身。

於顯要。廓祖先之光烈。而不幸罹疾。遂以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捐館舍。年僅三十九。寔于駒込大運寺先塋。嗚呼壽夭通塞之理。固已懸定於窈冥邪。胡不究其用而奪之齡也。君雅嗜墳籍。幼嘗就由子五經句讀之試。中選。賜帛二段。自是弗懈。益勤。遂以該涉經史。又好筆札。受書法於井敬義。頗適逸。爲可觀。則其所長不翅武技也。配小林氏。無子。男。女子四人。長適巖田高厚。餘尚在家。因以舩橋茂喬次子親晴爲嗣。親晴有才畧。克承堂構。云。文政九年丙戌秋八月。安積信撰文。

故伯耆守三淵斧山君碑陰記

代橋守先生

今茲文政六年。實丁三淵斧山君二百年忌辰。六世孫正繁。欲建碑勒其世系。屬予記之。因按其家牒曰。三淵氏出自足利義滿之子持清。持清任大和守。食邑於城州三淵。因以爲氏。持清生晴重。生晴政。晴政生晴貞。晴貞生晴恒。晴恒無子。以細川元有之子嗣。是爲晴貞。晴貞生藤英。藤英生秋豪。實爲君考。君諱藤利母某氏。天正紀元大津坂本之役。祖考並陣歿。時君尚幼。鞠於外祖伯父細川藤孝及長仕。神祖於駿河爲小姓。任伯耆守。賜食邑於江州神崎。後以

疾屏居焉。台廟之世又徙居江戸以寬永紀元九月十六日卒葬品川東海寺釋氏追謚曰斧山宗心子尚政嗣歷事。台猷二廟寬永二年移永邑於濃州加賜二百石尚正生勝正勝正崇浮圖日蓮之教徙真君暨尚政碑於淺草慶印寺永以為瑩域云勝正生永正永正無子以郡夷則之子政甫嗣政甫生政醇先卒以奧山良壽之子正廣為後正廣有二子皆殤以松平忠英之子正繁嗣今仕為西城小納戸蓋三淵氏以勲戚事足利氏數世君始仕大府克紹興厥家委祉於後昆今正繁弗忘其功澤歲時奠

饗惟謹又建豐碑勒世系俾子孫有所興焉亦可謂克承厥家矣

○陸奥國安積郡郡山村八幡祠碑

吾邦自古稱為神國天神地祇聖帝明王及勲臣賢牧之廟建置於連州而王侯縉紳以至於士庶黔黎皆莫不拜趨敬禱焉其祭祀之官昔在邦畿則有神祇官郡國則有祝部而國造亦兼攝之及後代王政之變惟為史祝所司然人心之奉禋祀致誠恪則今猶古也陸奥國安積郡郡山村八幡祠係坂上田村麻呂所創置焉相傳延歷中田村麻呂東征遇阿賀

岐山。山舊有安積國造祠。因祭應神帝於此。而寄藏
旌旗弓矢於祠。其鏃至今尚存。永承中。源賴義東征。
亦次于此。故號其地曰幕內。天和三年。徙于今地。及
文化四年。罹災。邑民胥謀營建之。其七年始竣。功堂
無寢殿。煥乎莊嚴。視舊有加焉。郡山本一小墟市也。
百餘年來。戶口日滋。田野日闢。豐饒富衍。今爲連州
之冠。蓋應神帝千古之聖主。田將軍一代之英傑。其
精爽翕霍。威靈昭明。洋洋乎充塞乎寓內。而無不在
也。故邑民之致奠饗。盡崇敬。其精誠所感。神庥庇而
冥護之。凡疾病之所籲號。旱澇之所請禱。皆有靈應。

古人所云。有誠則有神者。不信然哉。邑人阿部貞宜。
貞明之弟也。寬政九年。別成家。資產日殖。子孫繁育。
以爲神之所佑。其於營造之事。既竭其力。又欲建碑
以勒功德。而徵文於余。余先比禰命。安積國造也。民
思其德。立祠於阿賀岐山。子孫遂爲史祝。綿連相承。
至父安藤親重。兄重滿。今皆奉先職。凡五十餘世矣。
則其昭著神德。詡揄威靈。固吾分也。然才謏學庸。不
足以圖盛事。乃請於因幡支封冠山老侯。而爲之銘。
是乃亘千祀而不朽。與貞碣同其壽者也。因叙之略。
其銘曰。

皇祖神聖國造良翰武人東征肇祀廼壇政禮具舉
顯若可觀祀典綿亘萬古不刊

經石塚碑

往昔日持尊者埋自書妙經石以爲塚。在奧州松前
石崎村。土人相傳曰後生塚。而不知其爲何塚。日明
師悲之。欲立碑以勒其事。就予徵文。其言曰。尊者諱
日持。號蓮華阿奢梨。駿州松野村人。其母方娠。數夢
蓮花生而有奇骨。精敏過人。偶讀佛書。慨然有救世
之志。遂登叡山爲僧。後受教於吾法祖日蓮上人。于
時法祖揭妙法之教。以風動一世。時君不悅。擠之於

危顛者數矣。法祖毅然不屈。尊者亦能追從於艱難
滋離之間。相與弘道興化。是以其法益盛而彌行。法
祖歿後。尊者住于松野村蓮永寺。每語人曰。吾道化
道之責。既有諸師在。我將津筏于異域焉。遂以永安
三年正月朔。帆海而去。蓋尊者自駿州踰海抵漢土。
晚乃來于宇賀嶋。留錫焉。嘗書妙經於石以埋之。宇
賀嶋即今之松前地方。而此塚乃其埋石處也。夫尊
者不憚風濤蛟魚之害。獨航于大洋。欲以濟度異域。
其弘道救世之志。甚大且偉矣。而其遺跡今乃蕪沒
於荒陬僻絕之區。而土人不知。噫。不亦悲歟。且土人

瀕海而居。專以舟楫爲事。其罹風波之患者不少。今也土人能知尊者之功德。且香火致敬禱。則庶幾其靈必有冥護。默相以免覆溺之難者。此又我廣化之一端也。請_好述之。余聞而有深感於心者。因叙其言。使勒諸碑。日明師俗姓八木氏。號圓中院。松前人。今住于江戸本所妙源寺。文化十有四年丁丑秋八月。

忠臣滋野某傳

滋野某某侯世子之傳也。爲人忠鯁。有風概。匡輔導_尤能稱其職。世子雖幼。亦甚敬愛。先是_老大某竊圖不軌。專以佞諂事侯。寵任之事無大小皆關

決焉。是以益弄威福。佞已者薦之。迂已者黜之。市恩鬻權。勢威翕赫。一藩莫不懾服。因請於侯。以其次子冒公子_名爲幕府臣某氏義子。蓋國家之制。爲人後者。本宗無嗣。得歸而繼其統。故_本請_之以爲後圖也。未幾侯即世。世子年尚十餘歲矣。於是_本不軌之志。滋甚。欲弑世子而迎立向之爲義子者。重賂膳宰。使毒焉。時滋野適爲世子傅。固知其姦。因欲暴罪惡以誅之。而闔藩皆其黨。援株連帶結。牢不可破。乃隱忍伺時。思有以除之。密與_母謀。凡膳宰所薦。必親嘗而奉之。其防護益_嚴。母亦天性忠亮。

相與^協導心未肯少去其側^其大夫深啣之中以蜚語幽之藩國削其秩滋野泣曰我去世子危^甚矣日夜拊膺憤嘆不食^其大夫復矯命讀^其賁賜死於禪寺是日滋野盥洗攝素衣從吏就死有司蒞而視之一士載劍於槃以進滋野拜而受之將自決士遽自後揮刀刎之滋野瞋目叱曰唉姑待之怒髮上指目光閃々如炬士放刀暈倒座人駭愕莫肯復操刀者滋野嘻笑曰奴輩尸素不顧君父大難乃反殺忠臣是誠犬彘之所耻宜其恇怯乃爾因握劍咬牙仰天長嘆數聲遂潰腹而死滋野既死世子益孤立唯一^其阿母在側

瘁斂不能支遂中毒而薨^其阿母號慟不自勝即抽匕首自刺抱其尸而死於是大夫迎其次子而立之群臣惕息莫敢枝梧其明年僞主始就國受群臣朝賀忽見^其滋野素衣被髮遍體鮮血滴々弩眼瞪視憤怨^其見於^其面驚悸昏倒久而復甦後屢見之因延衆僧讀經^其壓之竟不息遂罹狂病其後火起於禪寺狂飈俄發紅燄^其如輪者千百飛騰^其於^其前湏臾煙燄四起市廛邸宅城樓宮閣一時煨燼死者數百人唯滋野舊宅及其親姻諸邸犬牙交錯於烈燄炊蕩之中而巋然獨存觀者莫不吐舌駭歎自是凶禍相尋騷

擾屢起士民累足而立咸謂滋野冤魂之所致乃新建一廟祀之至今香火不衰云

今泉先生傳

先生諱親字德輔今泉氏稱佐左衛門奧州安積郡橫家村人也家世爲里正專務農事至先生好學精人畫則帶經而耕夜則篝燈達旦且家頗富先生悉傾貲購書故雖處寒鄉中藏書數千卷寬政中以縣令之薦仕于藩侯奉命學于江戶受業於豐嶋氏之門先生有至性哀其遠離庭闈虧溫清請于官迎侍于藩邸居未幾丁父憂哀毀骨立葬以儒

家之禮居七年卒還二本松爲儒官後復來母哀瘠甚文化九年卒遘疾卒年僅四十有五矣先生爲人潔以持身謙以接人不敢爲表襮華貌之行恂々乎如無能者而識見之超詣節行之清峻有人不及知者其學主經義尤通三禮自與旨微義至於名物度數辯析商榷靡不精究其在江戶嘗與名儒古屋某論討經義古屋辭屈不能辨云又訂井氏雜圖之繆皆中肯綮其精於經義今儒所不及而時人稱喜史子曾不知其苦心力學有大通人者故身處於微祿業不行于世遂連抑塞以

予於先生為從母兄弟幼時就先生借書

歿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親余喜讀書先生親余喜讀書先生親余喜讀書先生親余喜讀書

甲 江戸積年不歸以是未及叩先生之精蘊以受鏤
鐫之益而先生已邈然為古人矣日月逾邁忽之望
有室之年而謏聞謏學依然如昔深愧有負於先生
期待之厚也先生有子曰勇字義卿幼頗豪放長乃
折節讀書其詩文俊拔可喜予謂先生之替德必發
於義卿而義卿亦不幸早世彼天道之冥實不可
推也初先生之將屬纊呼義卿曰我於學行無一可
稱我死則勒名姓于碑足矣勿以誌銘為也義卿不

肯違其治命余則哀其潛光之不自于世也故今書
其略文政政元戊寅冬嘉平月表弟安積信撰

樂說贈浮圖鍊祐師

三代明王之風化天下莫重於樂羽籥象勺綴兆
疾舒之容弦匏笙磬搏拊敔擊之聲其文郁如其音
鏗如於以和民心淑風俗甚盛且備焉三代而降薄
乎漢魏六朝先王之樂大雅之音陵夷遂廢於是歷
代有樂府之作而唐為盛其節奏音調雖非粹然
雅頌之聲猶能使聽者藹然起感抑亦古樂之流也
下洎乎元明之季代有歌作然其聲容猶為可觀

繁華節不足三代之風鍾鼎之樂亦猶此也三代之風鍾鼎之樂亦猶此也樂亦莫有存者豈不痛哉皇朝自聖德太子求唐樂伶人相傳以存是以往昔搢紳大夫武夫悍卒以至於閭巷小民婦人孺子皆肆習而弦誦之名流先後相傳何其盛也足利氏以來天下騷亂殆三百年士大夫奔驚于戎馬刀樂之間其不通於雅樂固也至真人龍飛四海復治世猶承戰國餘習士大夫好北鄙麤厲之音而閭巷小民喜鄭衛淫哇之聲靡然成風因仍至今求其能好古樂者落落可指數耳夫聲音之道邪正之間關乎人情之淑慝繫乎

風俗之美惡苟有世教之責者寧可不知其所用乎係焉且夫隋唐之樂漢土之所淪亡而儼然獨存於我邦蔡譬如殷周鼎流傳于海外絕國中則而存乎百代之下下宜當寶又況其有益於世教也哉浮圖鍊祐師好樂善吹簫篳從余而遊余喜其以桑門之人能好音律故畧叙古樂之源流存亡以贈庶乎其有以自發也

○克念齋說

夫人以一心運之於茫々之中而四肢九竅聲色滋味安佚偷樂之欲紛然競起乎前其不為眩轉誘

奪者鮮矣。譬如泛舟於滄海之上。黑風晦霧。掩四面而競生。騰濶驚濤。擁前後而爭湧。當是時。所賴者獨楫舵之利耳。夫思念者。心之楫舵也。思念之不正。操持之不堅。必將覆沒於慾海而入蛟鰐鼉鼉之窟矣。甚可懼也。故聖人垂之烟戒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至哉其言之矣。蓋聖之與狂。其高下不啻天淵也。然或化為聖。或變為狂。倏忽轉換。各異其位者。唯在乎念不念之間而已。念不念之間。不能以髮而聖狂之相去遠矣。故克念者。慎之於一髮之微。不克念者。忽之於一髮之微。斯乃聖狂之所由判。

不可不慎也。予嘗用力於斯久矣。今取以命齋者。又藤生也。藤生天資高明。學術醇粹。吾知其決不為狂也。然君子之於學。惡有我謂既聖而廢思念操持之功乎。予嘗驗之日用動靜之間。方其思念之正。操持之堅也。澹乎如深淵之水。其接於物而應於事也。沛乎如帆于便風而行于恬波。頃覺我心之安矣。既而意懈體怠。思念操持之功稍廢。則質之馬。昧々焉。物欲競起。眩轉錯亂。忽墜於黑風晦霧。騰濶驚濤之中。而不免為蛟鰐鼉鼉之食矣。於是益知聖訓之至精而思念之甚難也。今子之面。與予面不

同。安知子之心與我心同邪。然物^{人欲}之^欲害斯心無
聖狂一也。則又安知子之所憂與我之所憂果不異
耶。故叙此言以諗焉。庶亦^為楫舵之一助^也。嗚呼。人
欲之危。多於波濤之險。思念之難。多於楫舵之用。其
欲不為狂難矣。其誠可懼也夫。其亦可慎也夫。

鷹說

上^野之山。有俊鷹焉。巢于喬木之顛。目攫羽族而來。
物裂以哺其鷄。毛血紛灑。鳥為不敢近。鵠梟不敢窺。
而獨小雀群集其下。翺飛飲啄。怡然以樂。鷹亦怡然。
若不相見然。人咸怪焉。好事者環而伺之。遂得其說。

為予語之曰。喬木之下。群蟻簇焉。蠢々緣木而上。下
或穿鷹巢。鑽入羽翮之間。鷹甚苦之。而鉤喙不能制
焉。小雀乃能啄而殲之。故鷹常殫其力。不敢驚攫而
小雀亦時以免鳥焉之^侵。恭焉。此其所以相愛而不
相害也。物有所長有所短。騰蛇^能致雲雨而制於即
且。猛虎威震百獸。而困於鼯鼠。逐狡兔於原而獲之。
周王之八駿。不如韓盧。此亦物理之自然也。夫鷹
六翮如劍。星眸炯然。舉百鳥曾不足當其一呔。而獨
困於蟻。是非其所短邪。小雀以么眇之身。乃能啄而
殲之。是非其所長邪。悉其欲而不攫。諒其心而不驚。

長短相濟。得以各安其所。可謂智矣。世之排羽翮。張爪吻。以擅生殺之權者。其實非。倏鷹之能。徒僥倖耳。媚而嫉之。思有以扼其吭而奪之枋者。如蝟毛而此。非特群蟻之爲害也。布衣韋帶。誦先王之言。審乎治亂成敗之機者。而豈小雀之技而已哉。而彼人也。不知取其長而濟其短。徃々至殞身喪家。曾二蟲之智之不若。悲夫。

答園田先生書

某頓首。謹復園田先生梧下。頃者太田玄駿至。承惠書。薰沐捧誦。如接晤言。累日弗能釋手。伏惟先生齒

德俱高。才學兼優。如某固將執几杖而乞教之不暇。而猥屈高誼。辱下問者如是。其孰不樂告之以所見。第某之固陋謏劣。不知所報。感與愧并。雖然。遂喑然而不答。亦無以副屬望之厚。寧可不叙鄙懷。以質於左右邪。承聞福嶋正純。自往年見某。畧聽鄙論。購二程全書。朱子文集。大學衍義等書。日夜沈潛不置。間有疑難。輒質諸先生。甚可喜也。正純本汎濫乎諸家。茫無統歸。故欲使讀程朱之書。以端其本。知聖學之大要。彼能默會於立談之頃。遂專力於伊洛之學。可謂敦篤之士矣。先生幸垂教。使有所成就可也。且審

先生學術淵源於伊藤氏。伊藤氏實一世人豪。然其於程朱冰炭不相容。先生固當奉遵而弗違。而其言則云學無常師。惟以程朱爲師則足矣。又云篤信之明辨之。不知其他。是何不拘乎舊見。而信程朱之篤也。果如其言。先生未必純乎伊藤氏。而更有取於程朱明矣。蓋程朱之學傳于吾邦久矣。伊藤氏始排之。護國諸儒又從而張皇之。著論辨駁。不遺餘力。某亦疑之。既而沈潛反覆。閱十數年之久。然後知程朱之說本自廣大精微。足繼鄒魯之傳。諸儒徒見其言語文辭。頗與孔孟不同。而不察其精意所在。遂斥爲異

教。無乃誤歟。夫聖賢之言。各隨其時而發焉。未必相同。孔曾思孟先後相繼。僅百年之間。而其言各不同。況乎程朱生乎千四百餘年之後。出於邪說橫流之餘。而欲明斯道於天下。其言安得不高妙。其說安得不精深。蓋不如是不足以發聖人之蘊。而破夫邪誕妖妄之說。故其言未必與孔孟同。而其道未始不同。此亦時勢使然也。且後賢之有功於前聖。以其能發揮其精蘊也。苟以治訓詁辨器數爲學。則漢傳唐疏既足。何待於伊洛。惟學不止乎若是也。故程朱起而振之。鉤其深。闡其幽。要使聖人之微意奧旨。炳然

無復遺蘊。此豈馬鄭王何輩所能望其後塵邪。雖然。去聖人之世既遠矣。經典亦嘗火于秦矣。學者苦心勞神於朽簡斷編之中。不復見當時全經。程朱雖賢。安保其說無紕繆。惟至其竭一生心力有所自得焉。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儒徒橫衆異于胸中。而不究其道之同。又抉擿章句之末。遂概棄其大本。得非誣前賢之甚邪。今先生乃能不拘乎舊見。而斷以程朱爲師。其言論精切。使人油然感起。故其敢陳鄙懷以質諸左右。惟先生恕其僭妄。而誨其所不及。幸甚。維時乍暖乍寒。千萬爲道自重。不宜。

○錫礪公子趨庭語錄跋

曩信始謁述齋先生。先生辱與之坐而語。披豁駿快。無所拘滯。而愛士之意藹然言外。時信雖未能窺其淵懿。然竊以爲一代偉人也。今觀此編。錄先生之語頗詳。潛繹數回。喟然而嘆曰。先生之用心。即聖賢之所用心也。其言則布帛菽粟。其道則濂洛鄒魯。而雄俊恢博之氣充溢其中。使讀者精神躍々。有奮迅勇往之心。何其感人之深。一至於此耶。嗟乎。如先生者。茫茫宇宙。其亦幾何人。嚮之以爲一代偉人者。猶淺乎窺之矣。然無有賢公子以錄之。門人小子。何從而

聞其言之詳。又何從而知其用心之深。今幸由此編而獲畧窺先生之淵懿。有以私淑焉。則是非特家庭大訓。其啓後學。亦深矣哉。門下生安積信謹書

○霧鳴紀行跋

讀未見之書。遊未見之山水。人生至樂。莫踰於此。然而酉洞鄴架。世不多有。奇峰異嶺。必在遐裔僻陬之鄉。人皆病焉。自是卷霧島之勝。詳載頗詳。峯巒溪谷。千態萬狀。其奇古如三墳五典。其幽峭如連山歸藏。其險怪如鬼谷子黃石公諸書。使人神骨飛爽。欲仙去。於是乎未見之山水頓落窓几間。奚翅宗少文

一臥遊哉。人或以非諧俗字病之。是徒評驪黃而不知神駿者。後論耳。

書井戶敬甫時文後

井戶敬甫。恬齋君長子也。君以文學掇巍科。士林推爲名家。君自幼揣摩家訓。又受業於精里古賀先生之門。未嘗一日廢鉛槧。由是六藝太史百家之言。名賢碩儒之文章。披繹涵肆。涉其津要。下筆頃刻數千言。沛然如挾風雨。雖夫橫經而坐皋比者。猶將有瞿然不可及之歎。遂以今茲癸未之春。掉鞅於場屋。而裒然爲舉首焉。蓋其積之也深。故其發之也敏。以

精。固非口傳耳剽以覲倖一中者比也。是以一旦掇巍科。如取之於懷。聲光照映士林。洵足以繼家嚴之郁烈矣。然君尚自以爲不足。更欲窮探力取。究聖賢之要指。以答國家菁莪之恩。其志節之高。又非儕輩所及也。世有獲一第而視舊學如弁髦者矣。有擢高科而終身塵不廢者矣。至其能思菁莪之恩而強勉益不衰者。鮮矣。今君以年力之鼎盛。才學之浩穰。而資之以強勉不息。後來所進如雲煙蒸而波濤長。終必卓然有所成。以奉揚國家之鴻休。俾天下之人知科舉之果非虛設也。予雖賤且陋。猶拭目而俟。

之。文政癸未嘉平月安積信拜撰

○紫石硯銘并序

予年十七。始遊江都。寓百之書寮。偶過市。見一硯。紫而澤。就問之。賈人意爲田舍人也。騰其價。遂購而歸。以誇學友。皆笑曰。贗矣。予未信。一日洗而視之。向之紫者。采也。澤者。蠟也。果頑石爾。走以告閔堂。大笑。寮中有柴田玄英者。獨有憫色。乃出一硯曰。是則真紫石也。敢以貽子。既二十年。朝焉夕焉。未嘗廢其用。在予之所以騰抄經史。百家之書。名賢君子之文章者。實賴此一硯之力焉。則其爲德弗可諉也。玄英官醫。

久

^紫某君之子。溫而栗。有克家之稱。不幸蚤逝。暮上之水

已拱矣。嗚呼。壽之不如硯。悲夫。銘曰。

彼買之狡。伴我目眩。此人之淳。伴我手抃。塞馬糾纏。聿獲良硯。學海浩々。與爾游衍。遺愛弗諼。永托深眷。

祭石川大山翁文

嗚呼自翁^{先生}之厭世。一百五十年乎。茲山河如故。遺構猶存。而德容邈然。無所瞻依。意其英魂靈魄。馭日月。挾風電。翱翔乎宇宙。而不泯。斯則雖百年之後。苟奠椒醑。以瀝精誠。翁安乎弗知。緊翁雄才武略。足以陷陣而搴旗。宏詞妙墨。足以行遠而揚輝。至其道義之

天子之上書同二子

崇高節操之峻潔。則千駟之富。不可以動之。萬鍾之

祿。不足以移之。唯風月是樂。琴書是嬉。巖居川觀。殆

五十載。誓不熱京洛之塵緇。故雖以天子之尊。徵聘

之勤。猶且獻歌詩而拒辭。洵無愧於桐江之高節。柴

桑之逸思。然而世猶所為翁惜者。蓋其壯盛之始。慨

然欲有所為。從照后於浪華。衝堅壁以耀威。而身

不沾於寵錫。反以微罪。卧茹茨。孰知光武之不起。嚴

陵乃所以成道德之高。而立風節之標規。其意甚精

且微。且使翁^{先生}齊寵錫之命。據政要之職。非無功名顯

乎當時。然其道義之峻拔。文章之環奇。奮乎百世之

上百世之下莫不顙望歆慕而歎咨果能如今日否
是未可期則先生之不遇可以無憾而世又何足悲惟
夫世變風遷人材陵夷斯道泯焉將墜孰能扶其顛
而振其衰慕先生之英風謹薦酒而抒詞九原茫茫
荒草離離伊人不可復起我其誰從而適歸

再祭大山翁文

王侯之富可以炫耀一世而不能必其名之傳將相
之權可以賞罰天下而不能保其言之存惟道德
文章者聲名足以輝映乎百世言語足以標揭乎萬
年而是人也多困不遇以老于山林丘墟之間蓋遇

乎天者必畸于人遇乎人者亦畸乎天其理固不能
兼取而俱全我於翁之事重有所感焉翁抱德器之
雄偉才學之浩渾而不容於聖明之世遂棲遲于鴈
水之邊衡茅老屋諷誦殘編蹇驢破帽薄遊溪山奚
異於樵叟與臞禪况視之王侯將相之貴固不容比
肩然而百年之後物換時遷彼都宮位據隆爵富強
勢燄矜耀於當世者皆變滅摧殘一言之傳而不可
得而翁之盛名美譽至今赫々昭灼乎人寰於是始
知道德文章之尊有以踰王侯將相之威權尚何區
置之之窮通足爲翁悲歡抑予之所以繾綣咨嗟而不

止者身生百年之後不能持杖屨以聞緒論才誦學
膚實有愧乎名賢再陳辭以致誠益欽仰而感歎庶
幾弱之英靈翩然下臨髣髴而踟躕

○泰伯三讓考

朱考亭泰伯說余竊疑之然於考亭之意有所未通
而漫議之亦非所以隆先儒也故今舉朱子之意而
論之大抵集注所云云者蓋謂大王見商政寢衰竊
有剪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
不從蓋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
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而夷齊

予平生所疑者一
至其說或可疑則亦
不教曲從先儒云云
朱子忠臣不為佞臣
若泰伯之說則不可
疑也

之於武王君臣之義有犯無隱故易直言而泰伯之
於大王父子之親無犯有隱故直情審言不可以露
其迹而剪商之志亦不可從是以逃荆蠻而泯其迹
焉則事之難處有甚於夷齊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
美之也其意甚備然余竊考之詩所謂實始剪商者
此詩人推周業之所繇興而原之大王以贊美其德
耳非謂大王實有剪商之志也故朱子作詩傳論語
或問則不從剪商之說而集註取之何也蔡仲默朱
子門人而其書傳不從集註顧炎武謂之善於匡朱
子之失其餘金仁山諸子亦皆不從集註是其可疑

商者。殊因肇王迹之語言之耳。歸熙甫泰伯論畧曰。大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剪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耳。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于此。大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即明言而公讓。弟亦將終爲叔齊。不忍受。是夷之終不獲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嘆其不可及也。此二說闡明剴切。可以見大王

無剪商之志與泰伯之爲至德也。世之論者皆主君臣說而熙甫所論於父子人情之間。曲盡無遺。故謂爲伏下議。才先當時以國讓。即曰讓天下者自後追言之。銀山漫筆叙

樂山漫筆叙

余去年僑居於城北。錦里始得與鈴君子續交。子績世爲一橋府侍醫。性嗜讀書。雖乞療者踵相接。而手不釋卷。是以自史書百家。至於稗官野乘之類。靡不涉獵。其爲人疎雋豪宕。中襟脫洒。鏟削崖岸。坦然與物和。而於予尤相狎。每雨宵月夕。即後過從。未嘗不引觴拊髀縱論史書而相樂也。頃者以刀圭之

暇選訂其平生所抄。裒爲若干卷。命曰槃山漫筆。徵序於余。夫六經降爲諸子。百家復降爲隨筆小說。其爲體雖非純乎道德之書。然遺聞軼事。皆足以資博洽。而閎論確說。亦未必不在其間焉。若容齋隨筆。丹鉛總錄。日知錄。陔餘叢考之類。皆蔚然爲一家言。未可遽以其非性命之書而概斥之也。余觀子績所著。引證該博。考據精詳。其裨益于後學。寔不鮮矣。雖然。吾所感於子績者。匪獨此也。蓋醫之爲業。必生存亡之所係。壽考夭折之所關。豈可易而視之哉。非夫講究經文。百家通天地萬物之理者。其不妄入命於草

芥也幾希。今子績之於史書小說。固非其所專攻。而猶且該覽如此。則其術所載。秘函奧典。良方神傳。意必商榷而精研之。吾知其邃於治療而無庸手誤人之弊也。且予與子績交遊已週年。情誼日以厚。而竟莫逆于心也。則雖余之不大。不足以褒重其著作。豈可以無一言哉。於是乎序。

○新架梅花百詠序

梅庵吉田君。刀圭之名噪一時。徵治者趾相錯。然其襟韻瀟灑。不膩乎聲利。每寄情文史。最愛梅。因并及古人詠梅詩。頃將刻韋珪百詠。屬予校之。予所覽馮

海泉潘穉峯顧霖調諸家詩莫不聯翩乎巧麗雋逸而獨韋珪之詠爲最彼其花之清香之幽格之高態之偉各隨境遇而具神趣焉雖孤山之精贍亦將班席而立也但怪與夷門廣牘所收僧中峯百絕同者八十餘篇異者厘十餘篇耳因檢四庫總目彙刻書目等書並不著錄其果出於韋珪者固難臆決然有楊維禎胡世佐序跋鑒之可證而彼則無焉明非中峯作也且中峯梅花七言百律久已傳播然未聞其別有百絕也豈後人見中峯以詠梅著遂誤併茲編爲出於其手歟嗟乎韋珪之鉢心劇腸傑然乎諸家

之上者一旦爲緇流所奪其聲名終乎沈霾不顯可勝歎哉今君乃壽諸梓以傳使其幽光復暴於世譬猶起廢痼而肉朽骨斯亦仁術之一端非翅詞藝清翫已也昔者曾南豐登鮑溶詩集辨其非鮑防作顧予乏蒐索之力又無古人學識不足以取信於世爲茲編重姑校而序之以質諸博雅君子云

遊墨田川記

是時年北五所傳名者三雅甫田字已遊然

自神田川而上舟舟小而輕水淺而清杜詩所謂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也是日秋雨新霽殘熱掃迹所俱遊者文雅莆田二子皆風流脫洒無

一點俗韻或抱膝而坐或枕臂而臥觴行慢巡不敢
強飲歡望之間既抵三園於是繫纜上岸入百花園
卽新梅莊也有梅數十章正二月間花盛開滿園皆
雪清香聞數里外故以梅專名而比年來稍復栽花
草凡百餘種四時互發紅白掩映故又稱百花園之
有蓮池花已凋謝紺蓋亦敗唐詩所云紅衣落盡暗
香殘之句可想也過池則敗醬花盛開如黃雪幽艷
可愛其他秋花數十種清芳寒韻皆有可憐之色余
乃戲曰春花豐艷如大真秋花綽約似西施俱是國
色孰分品題二子爲之榮笑出園左折抵秋葉祠

遶多古松如蓋張如幢立風蓬々而起則清籟撼々
如寒潮拍堤上有棲鵲磔々驚起是地翠陰蒙翳深
涼逼人乃相拉而去沿堤行百餘步有叢祠乃梅兒
座玉處踈柳寒煙使人吊古起感時夕陽在樹寒蟬
悲鳴如助感愴於是憇酒扉相與引杯談論茲地遠
含山光近挹江瀨稻畦鷺立野渡人呼扇頭小景宛
然可掬玩眺久之將去會白雨俄作乃倚軒而望水
煙一抹埋却山光江上布帆乍隱乍見如觀未顯圖
畫既而雨晴雲馭殘陽與水光相映因憇憑二子而
去時已昏黑長堤十里四顧無人但聞寒蛩唧々奇

音清徹使人神爽不欲去時驟雨復至踉蹌疾走抵
三圍堤篙師待已久相扶登舟解纜雨益甚蓬窓點
滴如琴如筑卧而聽之清快不可言余遂枕肱而睡
蝴蝶夢裏不知小航之入神田川矣

遊瀧野川記

瀧野川者環都諸勝之一也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
送一齋先生抵板橋歸途與社友十餘人得往遊焉
蓋一水縈迴兩山之間如匹練如盤蚪奔而爲瀨匯
而爲潭垠崖皆壁立殆類巨壑所擘緣崖而下流水
清徹眉髮可鑑圮橋架其上劣通杖屨過橋而西崖

頭有草舍村嫗湔茶延客是日熱甚諸友或頻清流
或顧步林翳予獨盤礴牀上流觀取適忽有風振灌
水而起紛碧駭綠清氣盈襟便覺仙山去人不遠矣
嘗聞茲境有瀑泉之勝問諸嫗則曰泉舊在上流今
年旱炎水脉涸竭不足觀也爲之憮然既而諸友胥
聚譚嘍驩暢形器都遺不知身在何境也古人所云
會心處不必在遠夫豈非茲境之謂也歟

書晃山登拜五幸記後

梧南林君登拜日光閔宮兼探山水之勝名區奧壤
莫不到也到則必援筆記之才藻橫飛山雲江濤絕

無梗澁攣縮之態凡峰峻絕巘穹溪鉅瀑世稱爲關
左第一奇觀者皆能收之楮墨而無所遺焉山靈有
知必將慶其遇文章華袞之美而君亦得藉以鼓盪
心胸吐其堆阜灝瀚之氣斯已幸矣况受寵命於
意外踵乃祖之徽躅慶事彤璽便蕃遂至五幸之盛
則其驩忻鼓舞宜何如也若予者屢經日光山下輒
欲一登焉以極環奇絕特之觀而遂不果比年塵事
紛沓蹉跎於湫阨喧溷之區其將何以一吐胸中磊
塊磅礴之氣今觀是卷不覺神往乎中禪華嚴之間
矣文政七年甲申夏日蕉窓積信撰

題蘭人圖

醒齋子嘗集諸名流書畫其中有桂川氏蘭人圖屬
予題之予持而歸久之未果一夕天寒雪霏夕下時
予挑瓦燈據高梧偶出此圖視之繪畫精緻西洋人
物意象宛然如覩祇足以助寒夕銅壺之趣也夫尺
縑片素猶能娛人况連諸家名蹟爲巨軸雨晨雪夕
孤坐展翫其幽閒清逸之趣抑何如哉聊書此以問
焉戊寅暢月書于蕉窓

卧龍梅記

肥之唐津在西海之陬土沃而民麗多奇山水魚鹽

尤爲浩穰然距東都三千里非梯山航海歷數十州不能至雖山澤好奇之士足迹罕交而友人杉江君某自畧之棚倉徙而家焉君屢寄書曰西徙以來故交遼濶如在絕島每追惟東都舊遊未嘗不悽然淚橫也宅中有紅梅一株樛幹盤屈頗具異態因命曰卧龍以擬東都梅莊願子文之予欲爲作記而未果也一夕夢神人霞帔霓裳光彩燦々照一室揖予曰主人嘗謁先生之文先生靳而未與何也主人與先生有篠簜之舊長而又相狎乎東都也况今阻以重嶺限以複海其離纏綿之情於焉甚切而先生恬

不置意其奈交誼何須臾風雨晦冥見一龍蜿蜒向西而去予大驚俄然而覺蓋花神也因感君之於唐津非無山巔之奇波濤之壯可以供耳目之觀而樂其心志者然東都舊遊之感懸々不能忘故命梅以寓其意又俾予文之此亦越吟南音之類而予乃寢尋迄于今匪特負交誼并得罪於花神我過矣我過矣急濡筆作之

尚志堂記

濱松藩文職吉松敬仲作一堂以爲講藝之所一齋佐藤先生命之曰尚志而其子泰來請文於林嗣君

及諸友既聯爲一大巨卷然猶且不已徵復及予何
其求益之甚也予乃詰之曰子不見夫凌雲之水乎
其初不過三寸萌芽耳惟其生意津津不已也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濡根幹漸長枝葉益茂遂爲森鬱
乎一偉材其高可以摩霄漢其大可以蔽萬牛若生
意一息而不進則索然就枯槁矣以此觀之志之不
可已可知也百仞之山登而四顧林阜之綺錯壚井
之砮布悉可指數而其所觀不過數十里至於萬仞
之山則煙雲生其麓風雷起其下天下之大一覽而
盡之以此觀之志之不可不高尚亦可知也古之賢

人君子其德如泰山之嶄巖其材如豫章之環傑其
聲名與穹壤俱存而不朽者以其志之高尚焉耳矣
今之人卑陋如培塿衰頹如稿木藐然與螻蟻俱泯
滅者以其志之不高尚焉耳矣均之人也而其高下
大小若此之不同寧可不憤歎激昂耶然而求其志
之高尚亦難矣聲色滋味貪富窮達之念錯然有以
滑其中則志氣爲之眩惑質亂雖自謂輔乎仁義之
途終不能樹立故非夫剛毅疆勉終始不已如木之
有生意則無以高尚其志而成仁義之德焉苟不用
力於此而夾々然曰我能尚志者適足以長其驕傲

之氣耳予與子辱同門之交久矣故狂談無所避亦不為不可惟尊人則老生耆儒一藩所矜式而予乃咻之孰不揶揄而笑之雖然撮土奉石未必不為泰山豫章之資則予之狂瞽庶亦在所取也歟泰來笑而領之因次其言以記

春日雜詠序

凡作詩之難不在乎格律隊伍之齊整也不在乎雕飾纂組之富麗也惟在乎掃陳言而能出新意而已矣何則天地山川崖谷蘊水禽魚之詭狀與夫人世升沈寵辱欣戚悲驩之變態舉皆無遁古人鑄鑄焉

雖後世有作者又何所用其巧哉於是優孟李杜鉅釘蘇陸專以剽襲形模為事者排肩而立當是時卓然不與流輩帆轉乃欲掃陳言而出新意豈不憂々乎其難也哉恬齋井君少好學尤好韻語與一時勝流角逐今年已五十矣學益富才益老而詩之縱橫排奐既自闢一壇宇云頃君出春日雜詠一卷授予序之予受而讀之才華橫飛納故吐新不蹈襲古人遺轍而神趣復然全涌如觀吳都列肆舉目皆璽珍海錯異琛瓊材爛然不知為何器也予以見天地之奇變人心之靈慧歷萬劫而不窮則夫新意獨造之

妙未可遽誣曰難矣。世之作者慎勿拾古人牙後慧也。

○聖賢因時立教論

聖賢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其所以憂世垂教者。莫非民物自然之道。然各因其時而立之教焉。故孔子自有孔子之時。孟子自有孟子之時。而程朱自有程朱之時。時異故教異。而其道則一而已矣。後儒者不達於變通之義。徒守株刻舟。苟從章句。而終不獲聖賢之心者。皆坐於不知時耳。蓋嘗思之。春秋之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禮樂刑政猶有存者。而人心

風俗之敗壞未甚。故孔子之教人。必以禮樂爲先。以孝悌忠信爲要。使學者服習乎儀則。游泳於舞蹈。而各成其其德孝悌忠信之德。未專言心性之妙。而學者自然莫不得心性之正。是孔子之時也。孔子歿。接乎戰國。先王之禮樂刑政。寢以崩壞。而人心風俗之敗頽亦已極矣。孟子慨然欲明斯道以救一世。於是有性善之說。有公私義利之辨。有井田恢復之論。而其言禮樂也。不屑於音律度數之迹。而直揭其本然之要。以爲教焉。且若存心養性之說。皆使人用功於本源。是孔子所不道。而孟子始言之。其教固已與孔子不

同。而其道昌嘗有異哉。孟子之時也。孟子既歿。聖人之道益不明。迄秦焚書。聖經不全。漢儒訓詁之功大矣。而於大義無所發明。其後佛老之學盛行于世。其說高妙深遠。飄忽震蕩。足以奪愚民之魄而隳陋儒之口。故高明之士。往往以吾道為卑下不足行。而逃於佛老。是以聖人之道。泯々替々。殆幾乎熄矣。至趙宋。始洗刷漢儒以來之陋習。直溯孔孟之道。其學以持敬為本。以窮理為要。皆兼心身。合內外。統巨細。與彼專以心為學者。自有別矣。世或以為禪。吁。亦妄之甚也。蓋佛老之說。如彼其高妙深

遠也。故吾之說亦自不得不極廣大盡精。美微。是不足以破其怪誕之說。而明聖人之大道。是以程朱之說。自天地造化之大。以至民物性命之微。巨細兼該。極精極密。其說多孔孟所不道者。是則又程朱之時也。孔孟程朱。其說雖不同。而道則一而已矣。此時勢使之然也。後世學程朱者。不達於時宜變通之義。屑然拘泥於其說。徒尋枝葉而失本根。動輒談性命。說太極。分陰陽。行辨理。氣析體。用其說紛紜。膠葛。童而習之。白首而未達。窮年卒歲。齷齪於筌蹄間。而不獲真兎魚。噫。亦惑矣。夫體用一源也。

其弊更有甚焉者。要皆坐於不知時耳。
知行理氣固不相離也。無極太極本一也。其理一分殊之義。雖不可不知。非今時學者之急務也。夫惟能利落枝葉而培養本根。專務反躬力行之實。而勿為紛多岐。則是孔孟程朱之神髓。所謂得兔魚而忘筌蹄者矣。豈但屑然以談性命說太極。令理氣體用為程朱之學云乎哉。
又何以講學為事哉

艮齋文稿卷之



其學之有為也。其理之不一也。其理一而
知行理氣固不相離也。無極太極本一也。其理一而
殊之義雖不可不知。非今時學者之患也。夫惟能
判茲枝葉而歸於本根。專務反躬力行之實。而勿為
紛多歧。則是孔孟程朱之神髓。所謂得之真而忘筌
蹄者矣。豈但屑然以談性命。託太極。分理氣。體用
為程朱之學云乎哉。

艮齋文稿卷之



110X
329
16